

在枞阳县城西南角,有一座雄伟的水利工程,它就是闻名遐迩的枞阳大闸。

大闸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不到两百天时间就建成并发挥效益,成为当时水利工程建筑史上的一段传奇。至今,它已安全运行了六十多年,历经长江和内湖多次大洪水的考验,守护着枞阳、桐城、怀宁等县域的良田沃土和百姓的安全。

谈到这座闸,不能不说当年的人和事。

张金茂,时任安庆地区水电局业务局长,枞阳大闸的设计者。那些年,因工作需要,他常来往于安庆、枞阳。一九五八年春,他和省水利厅刘义宏工程师等一行来枞阳,现场查勘菜子湖建闸地址。依照“安徽省巢、滁、皖流域规划”,菜子湖建闸闸址初选在桐城、枞阳交界处的小缸窑,枞阳县城以上六公里处。

一日午后,张金茂一行在枞阳街上遇到了枞阳县委书记康兆郁,遂向他介绍了菜子湖规划方案及建闸选址工作。康书记听后,略一思考,说:“几位工程师,除了选在小缸窑,要是将闸址移在枞阳镇怎么样?”

康书记有丰富的防汛经验,深知水灾之苦,他认为如果将闸址选在枞阳镇,将彻底解决枞阳县域防洪难题。次日,康兆郁书记陪同几位工程师先后查勘上、下枞阳及莲花湖山岗等多处建闸位置,大家一致认为上枞阳白

他不是歌唱家,是诗人、是作家——钱启贤,这位淮北平原的儿子,用他那支笔为大别山歌唱了大半辈子。大半辈的生命沧桑将他童年和青年的时光剥落成一片朦胧的记忆了。他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读书时常光着脚丫,冬天穿着草鞋踩在齐膝深的雪地里;夏天挖野菜、打鱼,在淮河畔被大鱼咬得鲜血淋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芦苇丛里掏鸟蛋、浅滩上追鱼、河水里嬉戏,他那稚嫩的脚步才撒欢般地奔跑在春天的淮河边……他说,留在淮河边的每个脚窝既盛满童年的苦涩,又印满了童年的温馨……淮河美丽的风景,更使他感到了人生的美妙,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

一九五六年,钱启贤从合肥林业技术学校毕业。接着,他就投身到大别山这块贫瘠且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土地。古朴的民风与人情、粗犷的山峦、飞溅的瀑布……大别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让这个在淮北平原上长大的孩子充满了陌生和新奇,他赤脚跳进清澈的淩河,仰望着蓝蓝的天空,纯真的歌喉痒痒,再也忍耐不住,于是,十八岁的他终于在《安徽日报》上“唱”出了第一支歌——《淩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少年的歌手朴实无华。山溪一般明净纯洁的青春,炉火一般燃烧的激情驱使他,在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中,他将一杆《大别山的路标》插在《人民日报》的“大地”上,就亮开了清亮亮的歌喉:峰擎天/岭长长/山花吐芬芳/……从此,他一“吐”为快,短短的几十个春秋里,他在《北京文学》《山东文学》《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诗歌、散文作品三百多篇,近八十五万字,优美的《天柱山传说》和迷人的《玉兔姑娘》分别由安徽省文艺书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诗人对大别山有所偏爱,当然

流年碎影

建筑枞阳大闸的火红岁月

许芳林

鹤峰西麓闸址较优越,可以保护县域及莲花湖水域。几位工程师简单地估算了一下,因受地形限制,只能采用闸室净宽五十米的方案,但闸基土石方开凿的数量比小缸窑大得多,也难得多,约七万方,其中百分之八十需要开山炸石,难度太大了。

张金茂回安庆后,将此方案向许骥专员作了专题汇报。许专员表示,闸址移至枞阳镇,能扩大枞阳的效益,肯定是好事,地区是支持的。后来经省计委立项,同意批准建造。

承建大闸任务的是安庆地区水电局工程队,安庆唯一的专业水利施工队伍。我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分到这个工程队的。据介绍,工程队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和水电局储运站在江边联合办公,仅有职工二三十人。一九五七年,从别的地方下放一批人,充实到工程队。工程队达到近百人,他们能吃苦,能战斗,怀宁的皖河闸、望江的华阳闸、贵池的黄湓闸,还有枞阳的白荡闸和湖东闸等原安庆地区范围内的近百座各类水闸都是工程队的佳作。

建枞阳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工程队派出全部精干力量,参加工程建

设。首先是建大闸基础,在不到一百天时间里,要炸掉、运走七万多方的土石料。在肩挑人扛的年代,在只有独轮小推车的岁月,在狭窄的工作面上搬走这些,谈何容易!石头太大了,搬不动怎么办?石头坚硬难炸,怎么办?道路狭窄拥堵又怎么办?……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智慧,更需要辛劳和勇气。还有更难的,两万条花岗岩条石,每条石料的重量从数百公斤直至吨级以上,要从遥远花山运到大闸施工现场,并且按工程需要进行雕刻,再安砌到几米甚至十几米的工程部位,这又怎么完成?而留给工程队的时间不到一百天。

据曾参加枞阳大闸建设的老师傅回忆,造闸时,工地的场面蔚为壮观,锤敲斧凿声此起彼伏,抬石头的号子声响彻云霄。大石头两个人抬不了,就用四个人,四个人抬不起来,就用八个人,还是不行,就再加人,直到解决问题为止。还有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圆木做滚筒,把大石头先弄到滚筒上,再用撬棍推送,再搭跳板,前拉后撬,把大条石送到工程部位。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定

胜天”的豪言壮语响彻神州,人的潜能也发挥到极致,似乎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枞阳大闸,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卓然建成,屹立于浩瀚的长江之滨。

枞阳大闸,总宽六十三米,上、下游总长一百一十九点六米,共十孔。建成后有过多次大修,其中一九八三年那次大修让我记忆犹新。这次主要是更换闸门、启闭机,重做启闭机房,闸槽也作相应的修改。大家同样是夜以继日,艰苦奋战。

枞阳大闸凝聚了老一辈水利人的心血和智慧,是全国非常罕见的用花岗岩条石砌成的大型水闸,可以说是水利建筑工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现在,枞阳大闸不仅是一座水利工程,还是枞阳县城一处靓丽的风景。每当夕阳西下或皓月当空,有无数俊男靓女、风霜老人,在这里留恋忘返,散步谈心……

因引江济淮工程需要,枞阳大闸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宏伟工程在造福百姓几十年之后,将成为一个难以忘怀的记亿。



出来的应是现代生活的馨香。它所歌唱的应是现代生活真善美的旋律,是综合着生活、劳动、爱情和艺术的深情礼赞。”他的散文诗清新、独特而精巧,有着健康向上的情感和优美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如同江南幽深的雨巷般充满情趣,有一股艺术感召的诗力。基于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散文诗既没有以自我情感为中心的艺术宣泄的鬼诡,也没有那种被虚无缥缈的艺术假象掩盖的苍白,而是无多奇奥但归于自然的乡土、童年的艺术告白。首先,他笔下的乡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泥土、田野和地方风俗的融合,更多的是渲染了“革命老区”这样一个经过烈士鲜血浸透的革命的背景和历史。如在《花溪药园》《峭石》《石洞》《英雄岭》《碑》等篇中,诗人穿越具象的存在,演绎、喻示,但眼光总是与革命、英雄的历史交融在一起。其次,生活气息的熏染。生活在大别山,早年的林业生活以及他接受的林业劳动,使他对大自然生活有一种固执的热爱。他的诸多散文诗取材以及他的审美情趣,更多的是绿色森林所赋予的。《护林员》《采蘑菇的姑娘》《筏工晚炊》等等,就是如此。其三,时代精神的折射。他的创作发轫于改革开放以后,这又使他的散文诗沾染上了幸福、欢乐、温馨的时代气息。即便在寻访古迹时,他的古道苍凉感里透出的也是一种欢快的格调,是对劳动人民的礼赞,辐射出的是平淡易懂的艺术光亮。

“海湾礁石的一角/有古松遮荫/微波细浪/宁静安谧/假日里/我在海边垂钓/把希望与寂寞一齐投向海里……”这无疑钱启贤创作的内心独白。在诗与散文诗这两大园地,钱启贤用他的双手撿拾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片断,让草莓染红散文诗与诗的园地,染红了他烂漫的日子,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怀念的足迹。

逝者追忆

清亮亮的歌喉

——怀念诗人钱启贤

徐 迅



山里人家 李海波 摄

不乏有着自己执著的艺术追求。“在那乌克兰的原野上/在那清澈的小河旁/长在两棵白杨/那是我可爱的家乡。”——这是一首流传一时的俄罗斯民歌。但谁曾想到,就是这首民歌奠定了诗人一生纯朴、清新、淡雅的诗歌艺术追求。在诗歌创作上,诗人没有故作高深,附庸风雅地发表什么主义与宣言,而是默默地耕耘在大别山这块还很贫穷的土地上,讴歌生活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即便在被“抄家”的年代,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那年,他被贬成了“牧羊人”,一些人见他成天写作,就要毁掉他的手稿。他说,“怕什么,手稿

让他们毁掉,思想也能毁吗?”语气里透着一股纯真与坚毅。诗人天真、透明,连他的妻子也说他“身子骨里都透着诗人味”。读过他诗的人一说他诗歌浓厚的泥土气息里有一股性情,他就很得意,说:“诗应该表达真情实感,否则就显得苍白、晦涩,成了无病呻吟。”

写了一阵子新诗之后,他又写起了散文诗。有一段时间,诗与散文两种艺术之木嫁接所获取的艺术灵感,使他“心里又充满着喜悦和不安”。其实关于散文诗创作,他的理论与他新诗的创作是一致的。在一部散文诗集的“后记”中,他说:“散文诗飘逸